

乔伊斯 小说研究

James Joyce

吕国庆 著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乔伊斯 小说研究

James Joyce

吕国庆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伊斯小说研究 / 吕国庆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3. 8

ISBN 978-7-5336-7639-1

I. ①乔… II. ①吕… III. ①乔伊斯, J. (1882~1941) — 人物研究
IV. ①K835.6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3958号

书名: 乔伊斯小说研究

QIAOYISI XIAOSI NO YANJIU

作者: 吕国庆

出版人: 郑可

责任编辑: 丁蔚 王玉凝

责任印制: 何惠菊

装帧设计: 吴亢宗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63683010, 63683011, 63683015

排版: 安徽创艺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551)6445694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本: 650×960 1/16

印张: 12

字数: 200千字

版次: 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36-7639-1

定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指出：“最好的批评，而且是不落常套的批评，便是这一类把对内容的关注转化为对形式的关注的批评。”我认为，国庆的《乔伊斯小说研究》，就属于桑塔格表述的“不落常套的”、“最好的批评”的范围。该著作不谈乔伊斯说了什么内容，而是重在考察乔伊斯表达的特殊方式，将对内容的关注化入到形式研究中。内容与形式分割，并一味对内容进行分离于文本的阐释与过度阐释，已经成为文学批评的弊端。国庆没有选取套用理论或因袭流行的批评话语模式这种从外部进入研究的相对省力的路径，而是带着对乔伊斯及其文本的虔敬，细读文本，辨析乔伊斯的叙述与其他相关的几位作家叙述之间的联系，具体对乔伊斯文本中琐碎驳杂的隐秘用事进行细致考察，还有对自由间接引语的绘声绘色的细致的体验式阅读等，这无疑选择了一条不落常套的、同时也是更具艰辛的批评之路。

国庆的研究提到乔伊斯领悟与秉承了福楼拜的“严苛的琐细”风格。福楼拜指出：“最好的作品应该包含最琐细的事件、最切近的表达和语言与这些琐细事件相契合。我相信这就是艺术未来的走向。”福楼拜倡导的这些特点已经在乔伊斯作品中体现出来。若套用福楼拜的提法，本人认为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也是走向越来越细致化的研究。而国庆对乔伊斯的摹状知觉叙事的研究，

既包含对“显形”、“瘫痪”等乔伊斯式叙述的生成语境与基本语义的梳理、解读，同时也提炼出“摹状知觉”叙事创新性表述。特别还有例如对《尤利西斯》中几次出现的“神秘的穿棕色雨衣的人”的细察，并联系到福楼拜的一封信提到过棕色雨衣人这一事实依据，进而揭示出乔伊斯对文学传统进行隐秘用事的叙述特征，其研究的细致入微，并从中创新，说明国庆的乔伊斯研究，已经走在未来的学术研究的道路上。

国庆的这部研究著作，基本做到每句话都有引证，有凭据，全书遵循话出有据的写法，因而十几万字的篇幅，已是十分不简单的了。它是以作者对大量的乔伊斯研究的英文著作的爬梳为前提的。国庆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了逾百种之多的乔伊斯研究的英文著作，在外文资料的收集上，他是下了大工夫的。我们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中，流传一些描绘国庆躲进阳台成一统，精心研读英文书的段子。对于一个中文背景的年轻学子，大量啃读研究乔伊斯的英文著作，这实属一个硬功夫。国庆很讲究语言的锤炼，其语言表达环环相扣的绵密与严谨，让人感到其严密结构的语言，似乎不可轻易变动一个字，否则，就会有牵一字则须动全句之累，应该说，在追求语言的内涵与形式契合方面，国庆也是下了苦工夫的。

对于国庆的这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刘象愚教授、黄梅教授、陆建德教授、曾艳兵教授以及林精华教授都一致给予好评，特别是陆建德教授夸赞之余，接受论文的一个部分，刊发于当年的《外国文学评论》上，论文的水准得到了专家们的广泛认可。

作为国庆博士学习阶段的导师，我衷心希望，在学术道路上艰辛跋涉的他，能有越来越光明的学术前景，在对学术的这份执著中，在对自己学术风格的坚持中，最终实现自己高远的学术理想。

易晓明

2012年11月29日凌晨于吉晟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章 乔伊斯叙事文体的形成

第一节 显形概念与艺术形式	7
第二节 瘫痪与严苛的琐细形式	20
个案研究(一) 斯蒂芬的显形	32
个案研究(二) 伊芙琳的瘫痪	44

第二章 论乔伊斯构造小说的两种技法

第一节 自由间接引语与乔伊斯的小说构造	56
---------------------------	----

第二节 视点与乔伊斯的小说构造	74
第三章 传统的影响	
第一节 乔伊斯与福楼拜	98
第二节 乔伊斯与易卜生	117
第四章 乔伊斯与时人的关系	
第一节 乔伊斯与斯维沃	131
第二节 乔伊斯与伍尔夫	144
结语	161
乔伊斯年谱	167
参考文献	176
后记	184

绪 论

要“学习成为乔伊斯的同代人”，^①这对于从事传记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乔学家而言至为重要。不过，哪怕我们就是乔伊斯的同代人，甚至是他生活圈子中的一员，那我们也未必是他的同道中人。因为乔伊斯并不会和谁有着“漆黑一片的统一性”。乔伊斯生活中的一个悖论，是他一方面亲和他人、珍视亲情和友情，一方面又与一切人保持距离；而且这一悖论式生活图景又被他整合到他的小说艺术中。^②乔伊斯也一向反对文学与生活二分，连他构造的美学自传式的核心人物斯蒂芬·迪达勒斯(Stephen Dedalus)，他也同样与之保持反讽的距离。

如果把乔伊斯小说当做独立的叙事文本，以此为基础来剖析组织文本的叙事要素，这样的研究看似客观，而担保它的可靠性却来自上帝一样的权威宣判：“作者已死。”见到批评家们持有“作者已死”这样的立场，如果对小说同样有着修辞阅读兴趣的我们必定会和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一样惊骇。况

① Richard Ellmann, *James Joy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3.

② See Nola Tully, ed., *Yes I said yes I Will Yes. : A Celebration of James Joyce, Ulysses, and 100 Years of Bloomsda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4), p. 42.

且,常识告诉我们,哪怕作者真的在生活世界中死掉了,不是死于文本的生成,那他与文本的关系也总是阴魂不散,就像死去的迪达勒斯太太在斯蒂芬的意识里重复出现。^①当然,小说也不必就是修辞术,非要和读者进行意图式交流。因为有些作者试图抹去自身的主体性,从人物的位置,甚至从读者的位置来构造小说,乔伊斯就是这样的小说家。

如此看来,作家的传记语境和他构造的文本语境非但不能相互割裂,而且都应该是小说研究不可或缺的维度。就乔伊斯小说研究而言,比对以创作活动为中心的传记语境与文本语境间的互文映照尤为重要。所以,第一要义是须拎出乔伊斯构造小说的美学目标。它如同令“百兽帖服”的“猛虎一啸”。找到它,便会纲举目张,让读者去观照从作者到文本的“一波起而万波随”。

鉴于文本中百科全书式的构成要素,时间序列的人物行动破碎,知觉印象及想象活动过度膨胀,我们不难推断,乔伊斯的美学目标并不是怎样把故事讲得逻辑一贯。为了对现实的和想象的繁碎细节曲尽幽微,乔伊斯动用了多种挑战性的文学形式。乔伊斯把以人物知觉活动为中心的芜杂、繁碎的生活细节(包括人物的意识活动)编结成文本,不仅以契合人物自身的方式构造话语,甚至确立物的主体位置,来摹状它们的音声形貌:“让水像水一样言说,让鸟用鸟的词语啁啾,把一切声音从它们受奴役、被轻贱的角色中解放出来,让它们附着于寻求澄清不可澄清者的表现的知觉状态。”^②其实,这在乔伊斯通过斯蒂芬·迪达勒斯界定显形概念时便已露出端倪,即让物事人情示其本相(相关讨论详见第一章第一节)。所以在乔伊斯那里,越是表现人与物契合自身个性的经验,令其是其所是,也就越是精确。其背后的美学诉求就是把现实和想象中

① James Joyce, *Ulyss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0), p. 10.

② Joyce, speaking to the Polish writer Jan Parandowski, quoted by Petr Skrabanek, “Night Joyce of a Thousand Tiers”, *Hypermedia Joyce Studies*, 4. 1 (2003), http://www.geocities.com/hypermedia_joyce/skrabanek2.html, also quoted by Maud Ellmann, “James Joyce”, Adrian Poole, ed.,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nglish Novelis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28.

的细碎要素相互锁合地拖进字媒,使它们与文本中的核心人物及读者的知觉[包括心目(mind's eye)和心耳(mind's ear)]相遇。借用贝克特的判断,这便要求作家,甚至文本中的核心人物成为“纯粹的主体(pure subject)”,“从盲目的意志状态转入表现状态(state of representation)”。^①

由福楼拜、波德莱尔发轫,经由易卜生、亨利·詹姆斯、康拉德,欧洲现代文学演化到乔伊斯那里,文学作为艺术的品格逐渐发展成熟。这个现代文学传统先是继承浪漫主义文学观,彻底摒弃文体对应题材的成见,使得琐碎的现实和想象的生活细节成为文本的表现对象。与此同时,非个性化的(impersonal)写作及作者隐退(Exit Author)成为现代文学写作的美学原则。这便促成文学构成要素进入与作者相对峙的解放状态,使它们向繁复且丝丝入扣的文本织物生成。乔伊斯把这一美学过程发展到一个极点,其小说所构造的社会生活和心理活动经由人物主观意识被具象为一个个活的细节,直接与读者的知觉相遇。批评家广为称颂和大量研究乔伊斯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正是乔伊斯对人物思想活动的表现。这一表现活动依托人物的主体位置,与人物的主观视点和人物置身其中的现实语境相契合,并诉诸读者的知觉。更有甚者,人物不但是被表现的对象,而且他们间或也会成为进入“表现状态”的“纯粹主体”,以类似“作者隐退”的姿态将他们知觉的对象及想象活动拖入表现。

总之,乔伊斯构造的文本,其诸构成要素就是让读者能知觉到。为避免节外生枝,本书关于乔伊斯小说文本形式的讨论,视角(perspectives)限定在现代文类系统内部,总体的观察立场是乔伊斯摹状知觉的构造小说文本的方式,并以个案分析来细查乔伊斯小说文本,及其与典范现代文本间的关联。本书的论证起点是剖析乔伊斯早期提出的“显形”(epiphany)和“瘫痪”(paralysis)两个概念,梳理它们的生成语境及根本语义,借以描述乔伊斯叙事文体的形成;本书论述的重心是辨析乔伊斯如何从现代文学传统中习得“自由间接引语”(free

^① See Harold Bloom,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mpany, 1994), p. 398.

indirect speech)和“视点”(points of view)两种文本构造技法,以及乔伊斯如何对它们做了创造性改进;同时,本书考察了乔伊斯著作在现代文学传统中的位置,为此,本书以福楼拜和易卜生为例作互文性考察和影响研究,间或作美学上的平行比较,以此描述乔伊斯如何在对前辈大师艺术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中确立自身的写作位置;本书还选取伍尔夫与斯韦沃这两位典范的现代主义作家进行主题式的共时比较,辨析乔伊斯与这两位作家就相关论题的处理在小说构造技艺上的异同。本书整个的逻辑线索是乔伊斯摹状知觉的构造小说文本的方式,并由开篇关于显形概念的一节内容抛出“自我中心”议题,而在论文的最后部分,借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的理论,通过比较乔伊斯和伍尔夫的文本,最终解决这一议题,从而形成首尾啮合的结构。

确立以几个典范的现代文学文本为观察视域,以摹状知觉的构造小说文本的方式为观察立场,比较它们与乔伊斯文本间的关系,可以明确乔伊斯在现代文学系统中的位置,凸显乔伊斯写作的现代主义特征,从而规避关于乔伊斯流派归属的纷争。本书中,主体位置(the subject position)这一概念虽然没有被列为独立议题,但它渗透在与“自由间接引语”和“视点”等内容相关的论述中。此一概念周旋于诸论题之间,用意是为了澄清乔伊斯小说中艺术家身份问题。观察与艺术家身份相契合的主体位置有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对语言自身的各种问题要有敏锐的认知;其次,要和周遭已然存在的语言实践进行接触或对话;第三,对已然存在的语言用新的形式进行重写。^①

在论及乔伊斯与现代文学传统关系时,本书着重考察艺术观、视觉空间构造、艺术家形象、自我中心及叙事视角的传承和发展。本书论证了自由间接引语技法从《包法利夫人》中所影射的双重视角怎样转化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和《尤利西斯》中的多重视角,并借助乔伊斯与福楼拜的亲缘关系,回答了《尤利西斯》中穿棕色雨衣人到底是谁这一难题。

本书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以文本细读为基础,辅以概念分析、互文性考察、影响研究及平行比较。概念分析的主要对象是乔伊斯提出的两个文学概

① Ruth Robbins, *Subjectivit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106.

念。笔者根据概念的生成语境对它们进行考辨,同时对相关的研究文献细加甄别,最后廓清它们与乔伊斯小说文本的关联。概念分析的内容还涉及自由间接引语与视点这两个焦点论题。笔者把它们既放在乔伊斯的文本内部进行梳理,又兼顾观察其在现代文学传统中的运用状况。互文性考察的重心是乔伊斯与福楼拜及易卜生在创作和文艺观方面的关联,其中包含了影响研究。平行比较则着重针对乔伊斯与斯维沃及伍尔夫的关系,里面也有对影响的追踪,主要围绕现代叙事的独白体(告解体)、艺术家小说、自我中心等议题展开,透视他们的小说构造在艺术策略和美学风格上的类同与相异。在应用平行比较的议论中,笔者也不时引入电影文类,以资比较、辨析作家们在空间造型和叙事视角应用等方面的特点。

第一章 乔伊斯叙事文体的形成

乔伊斯叙事文体的形成与他提出的两个文学概念密切相关。它们分别是“显形”和“瘫痪”：前者关乎主体如何通达生活内质的知觉形式，对它的摹写促成“见证人”叙事文体的形成，即《显形录》(*Epiphanies*)；瘫痪是以完整性缺失局部的视觉形象为自体，喻指受中产阶级道德、天主教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框架形塑的都柏林现实生活。乔伊斯因为整体性的美学构想而对都柏林现实生活进行了价值上的反叛，但这并没有使他堕入依托显形经验的唯美主义的自由想象中，而是以自我流亡之身对瘫痪的现实离而不弃，以严苛的琐细形式(a style of scrupulous meanness)将其纳入文本，实现了写作空间的地方性，“将经验的日用面包转化成永恒生命的闪光形体”。^①

第一节 显形概念与艺术形式

如迈克尔·莱文森(Michael Levenson)所言，“与很多其他同辈作家一样，

^① James Joyce,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text, criticism, and notes*, ed. , Chester G. Anderson (New York: Viking, 1968), p. 221.

乔伊斯不愿做个本能的,或无意识的创作者”,并且,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以“艺术家知识分子为男主人公”;也和其他一些同辈作家一样,乔伊斯深知“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精神状况,同时,他热衷研习“哲学、政治学和宗教思想”。^①由此,乔伊斯能够兼修文学批评与文学写作,但思辨文学现象使他并没有像罗兰·巴尔特所臆想的那样,成为“缓刑”的作家,反而促成他发展、改造传统文学形式进行他的意图式写作。乔伊斯的意图式写作体现在他借重艺术观念清晰地动用多种文学形式来整合文本的细部构成,从而形成艺术观念与文本之间款曲暗通的互文性。

从哈里·赖文(Harry Levin)出版《詹姆斯·乔伊斯:批评导论》(*James Joyce: A Critical Introduction*)的1941年开始,一些批评家就开始关注这一现象,探讨乔伊斯的艺术思想(按:主要指蕴含在乔伊斯的小说文本中,或支撑其小说特别结构的文学或美学理论,以及散见于其小说文本之外的一些相关言论)与他文学文本之间的互证关系。由此,一些批评家在解读乔伊斯的文本实践中,把乔伊斯的文学概念[尤其是显形(epiphany)^②概念]当成理解其文本的

① Michael Levenson, “Modernism”, in John McCourt, ed., *James Joyce in Contex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262.

② 显形即 epiphany, 它在汉语语境中有多个译名。据笔者统计, epiphany 大抵有主显节、灵悟、顿悟、灵瞬、精神顿悟、精神感悟、启示、灵启示现、昭显、显形等 10 个译名。目前, epiphany 较为流行的汉语译名是顿悟。但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记载, 顿悟在汉语语境中有两层含义: 一、系禅宗术语, 与渐悟相对, 指众生可以突然觉悟成佛, 而真如本性; 二、系心理学术语, 与连觉心理学中的观念相对, 指突然把握或直觉到问题情境中事物的内在联系, 从而解决问题的过程。由此看来, 以顿悟对译 epiphany 会因为顿悟被袭用的内涵遮掩 epiphany 在原语境中的意义, 造成汉语人理解上的错乱。另及, 与 epiphany 出现在同一语境中的 epiphanized 及 epiphanies 也无法做到译名上的统一, 因为汉语语境中的顿悟虽可动名词两用, 却不可用于被动形式, 也不能以复数形式出现。译名上的纷乱会妨碍探求 epiphany 的真文原旨。《尤利西斯》的两个汉语译本均把 epiphany 译成显形。本书权从此译, 也是出于从艺术家构造艺术对象的方式这个视角理解 epiphany 的意图, 即把 epiphany 理解为知觉对象与知觉主体相遇后的经验向形式生成。

试金石。以往的乔学家经过多年的批评实践,虽然把显形概念看作乔伊斯艺术思想中的核心范式,却因为不能精确考察显形这个概念的生成语境,含糊其指称边界,造成理解上的纷乱、失当。我认为,依据乔伊斯的总体文学观,从艺术家构造艺术对象的方式这个视角寻绎显形概念的生成脉络,及其在乔伊斯文本中的语境内涵是理解它的精确途径。

一 乔伊斯的总体文学观

纵观乔伊斯的文学写作,可以明辨出两点前后一贯的意图:去浪漫主义和反对文学与生活二分。乔伊斯在其年少的时候就对这两点有了明确的认识。乔伊斯在他早年写的论文《戏剧与生活》中批判了古典主义,并推崇易卜生戏剧对当下生活的非个性化研究:

我还是认为,从现实的乏味孤陋中能够提取戏剧生活的标准。甚至,当下生活中最普通、最死气沉沉的事件也可以在一出伟大的戏剧中担当角色。慨叹昔日的好时光,用它们提供的冰冷的石头来喂养我们的饥饿,是犯罪般的愚蠢。我们必须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亲眼所见的那样接受生活,我们必须如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遇见的那样接受男人和女人,而不像我们在虚幻世界中所理解的那样。^①

针对文学与生活的关系,乔伊斯与他的爱尔兰朋友阿瑟·鲍尔(Arthur Power)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

——问题是,我说,文学,它到底是实情还是艺术?

——它应该是生活,乔伊斯回答道,我年少时最不能接受的一件

^① James Joyce, "Drama and Life", in Ellsworth Mason & Richard Ellmann, eds., *The Critical Writings of James Joyce*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59), p. 45.

事就是我所发现的文学与生活间的区别。……要像易卜生那样对待人类——对你而言,他是个卓越的戏剧家。他写下的严肃的问题戏剧与我们时代密切相关。^①

乔伊斯在这里拿易卜生为事例来佐证他的文学与生活同一论,但易卜生戏剧中的生活现实性却遭受到契诃夫的质疑。契诃夫认为“易卜生不懂生活,生活不是这样的”。^② 因为地缘的区隔,乔伊斯没有机会当着契诃夫的面为易卜生辩白,但他恐怕也无法反驳契诃夫下面这些与他的主张极为相近的论断:“自然主义也罢,现实主义也罢,都不需要。不必把作家赶到任何框框里去。必须把生活写得跟生活原来面目一样,而不是捏造出来。”^③ 乔伊斯与契诃夫同样认为文学与生活应当同一,而他们对易卜生的判断却截然相对。倘若深究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便触及艺术家的经验现实性,及其与生活相交涉的知觉形式。乔伊斯在他创作的后期已经省察到这一层。他没有像契诃夫那样强调辞章的“朴素”和文本内容的去“戏剧性”,而是认为“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艺术形式”。^④ 这一判断与尼采哲学中的视角主义相辉映。

生活形式与艺术形式间的同构关系就是艺术家与其生活世界相交互的现实性,即知觉经验获取了形式。当阿瑟·鲍尔表露他要做“国际型”作家的意图时,乔伊斯现身说法地劝谏道:“对我而言,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如果我进入都柏林的内质,我就能进入世上所有城市的内质(heart)。特殊中蕴含着一般。”^⑤ 在早期自传长篇小说《斯蒂芬传》(*Stephen Hero*, 1907)的残本中,乔伊斯

① Arthur Power, *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Joyce*, ed., Clive Har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 34.

② 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汝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437页。

③ 契诃夫:《契诃夫论文学》,第395页。

④ Arthur Power, *Conversations with James Joyce*, p. 36.

⑤ Cited by William T. Noon, S. J., *Joyce and Aquina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7), p. 60.